

请群众晒“隐身四风”是好办法

徐新明



今日论语

您身边是否存在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您是否关注到穿上隐形外衣、更为隐蔽的“四风”行为?五一将至,目前中纪委官网在首页上主动发邀,请您来晒一晒身边那些披着“隐身衣”的“四风”问题,揭露曝光那些改头换面的腐败手段。

这是中纪委出手反腐的又一次新创举。为此,中纪委网站一连开了三个专栏,即举报专栏、通报专栏、晒晒隐身专栏,让全体人民来参与。连日来,中纪委这一新举措,引发网友的热议,网络媒体对

这一报道转载率也非常高。

确实,自从中央八项规定以来,不少地方和单位的“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然而“四风”并未绝迹。今年3月,仅以山东省为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已达31起,平均每天一起。并且总是有人试图变着花样违反禁令,这“四风”像病毒一样,具有很强的变异性。有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大吃大喝转战到农家乐、私人会所、单位食堂;有的通过“打游击”来避免自我暴露,引导孩子结婚大操大办、化整为零,今天请两桌,明天请两桌;还有的巧于伪装,涂上“保护色”,不让用公车了,私家车费用却让公家出。

让刺眼的“四风”穿上“隐形衣”,妄图蒙混过关。其实,“四风”问题,虽然不同于腐败行为,但往往以职务行为和人情往来为幌子,可称之为“隐性腐败”,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复杂性和隐蔽性,已引起了中纪委的高度警惕。

中纪委请群众参与揭露身边的“隐身四风”是个好办法。隐性腐败存在和运行于大大小小的社会空间,群众在工作生活中随时随地能发现各种隐性腐败新花样,他们的耳闻目睹,让反腐机关大大扩展视听、延伸手脚。

其次,人民群众本身来自于各个领域和各行各业。每一个单位的党员干部是不是遵纪守法,是不是

廉洁奉公,群众最有发言权。群众处在实践第一线,对事物的观察更细致、对情况的了解更详细,在此基础上制定破除“隐身四风”的举措和机制一定会更有成效。

再次,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人民群众都起来监督,反“四风”才能做到“全覆盖”。那些还在顶风作案、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贪官污吏,才会不断现形。事实也是如此。天价烟、表哥、房姐、法官嫖娼、不雅视频等等一些腐败现象,不都是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中迅速现出原形,继而受到严惩吗?

(相关报道见A13·中国新闻)



新民随笔

清明话“脑清明”

高兴

清明节,祭扫先人的日子。

今年清明节,有几条新闻让人难忘,一是大城市的许多公墓出现墓地紧缺的现象;二是一些公墓已经出现不续费就不给保留墓地的情况;三是祭品千奇百怪,坚持走高大上路线。

说了很多,其实就一个主题:“重孝薄葬”能否深入人心?

观念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更重要的是,说说道理都懂,实际操作都难。烂泥不没到头颈,总不当回事。

我们的空气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不是一年两年造成的,这是一种观念造成的:为了发展,不惜牺牲环境。其实早有环境学家提醒,可根本没有用。现在,真正认识到危害了,再改,代价巨大。

清明节祭拜先人,其实是让我们多思考活着的意义。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活着为了什么?人难逃一死吗?

想明白这些,再来看“重孝薄葬”便有了基础。重孝薄葬,变成大白话就是对活人好点,而人死了,多点精神世界的传承,少点形式上的追求。

生与死,这是区别人最有意义的分类方式。逝者已去,活下去永远是第一位的。

同样是活着,健康、亚健康、生病,又是身体的不同状态。把更多时间与金钱投入到我们的健康中去,这大概已经在越来越多的人心里生根发芽。但要深入人心,可能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再往上,是对孩子教育与培养的重要性。可从小小的校车,小小的药丸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人只顾眼前,“活在当下”的悲哀。

再追根溯源,就是生育健康了。我国每年有100万左右的先天畸形或者患有出生缺陷的婴儿出生。这不但给家庭造成极大痛苦,也给国家造成很大负担。这又是谁造成的?

人从母亲子宫里孕育到出生、到长大成人、到生病老去,到最后告别人世,通常不超过百年。我们对于人一生的重视程度,次序上到底对不对呢?

清明节说“脑清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脑子要清楚,更要明了道理。混沌沌沌,理念不对,方向错误,结果,生者不适,逝者不安。

促进公平才见水平

权威声音

今天,追求公平已是时代的最大潮声,呵护公平则是社会的基础共识。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公平的高考制度,家庭贫困的孩子何以通过寒窗苦读成为大学生?如果没有公平的市场规则,小职员怎能凭借辛苦打拼变身大老板?公平,就是希望的种子。

对于各级干部来说,促进公平是必须具备的能力素养,善于促进公平才见治理水平。我们常说,做大了蛋糕,还要分好蛋糕。

在利益诉求多样、权利意识高涨的今天,能不能搞好发展已经不再是评判工作的单一标准,如何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考验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

公平不仅体现在结果上,很多时候更体现在程序和制度上;公平不仅是分到多少蛋糕,也是怎么分蛋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制度出台前有没有征集民意?重大决策有没有经过论证、听证?权益受损群体有没有得到申诉机会?对程序的严格遵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需补上的一课。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用程序编好制度

的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保证看得见、有实效的公平。

倡导公平、促进公平,从来不只是口头说说那么简单。冲破各种隐形的制度壁垒和透明的“玻璃门”,常常需要与旧观念进行激烈的较量;而要清除那些吃拿卡要的权力寻租者、徇私枉法的秩序破坏者,维护社会公义,更是要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没有直面矛盾的勇气、没有冲破藩篱的智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损害公平的症结难以破除,改革的深化难以持续。(人民日报评论部刊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



安置房?安『纸』房!

河南洛阳一安置房门薄如纸、楼顶漏水墙体起沙……安置房为补偿拆迁户而建,开放商多投入一分,利润便减少一分,而且质量差也不怕卖不出去,因此,监理方和政府监管力度就格外重要。
天星画

自由谭

前几天读到凌河先生《中城“花节”太多了吗?》一文,他由看花赏花的“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的客观事实和百姓需求,说明应该让“市场”去说太多还是不多,笔者赞成他的“花市场”说。

说到这个“花市场”的形成,实事求是地说,若没有新民晚报的“推波助澜”,可能也不会如此“闹猛”吗?不少公园,尤其是郊外,早就种植了不少名花奇卉,但大多数市民没有得到传媒传递的足够详细的资讯,所以怎么会跑到老远地方或者冷角落里去赏兰寻梅、休闲玩耍呢?

知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很早就提出要创立休闲学和研究休闲经

由“花市场”想到“花休闲”

姚荣铨

济了。试想,人们一周休息两天有了闲辰光,又有了有一定经济基础,“花市场”也就必然形成。故而,笔者说晚报只是“推波助澜”而已。于光远曾解说那个“休”字:就是一个“人”劳动之余倚靠在“木”上休息。再往深处思之,这实际上倒与国家所想“拉动内需”密切相关,以办花节这类“休闲经济”去“拉动内需”,乃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途径,为此新民报、网合力“鼓与呼”确实是值得的。

为了把这个“内需”拉动得更更大,笔者建议把“花休闲”中的“文

化消费”开发得更深些。现在听说已有花的摄影比赛,是否可以再扩而大之,比如试搞美术创作?年轻时笔者跟陆抑非学过国画花卉,陆老师擅画牡丹,以“非翁牡丹”闻名,他曾为我画过一部册页,运用各种画牡丹花的技法来示范,有工笔的、写意的、兼工带写的,有恽南田没骨画法的、唐伯虎以焦墨绘花乃用泥金点蕊的,还有加配丑石来衬托富贵花的,他解释说这叫“霸王别姬”,如同娇嫩梅兰芳就要有黑净金少山来配戏才相得益彰。单单画画牡丹花,就有不少讲究和话题可言呢。

再回想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受“双百方针”启发,一百种花加上“其他一切花”写了101首新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海某出版社则请刘岘配了101幅木刻,结集出了插图本的《百花齐放》;扬州工艺美术大师张永寿遗留下的不朽之作有《百菊图》和《百蝶恋花图》,将“下里巴人”的鞋头花,发展为扬州剪纸文化,提高到“阳春白雪”境界。倘然,百花齐放那般地去多元化“文化休闲”,去广泛开发“休闲经济”,去集思广益“拉动内需”,岂不是大大有文章可做吗?

新民新语

很抱歉

孙佳音

“我从湖南坐了24个小时火车,刚刚赶到。”长相普通的姑娘站在舞台上,双腿不止颤抖,手指一直在摩挲裤缝,说话的时候声音里涌出哽咽来,“医生说我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家里条件不好,爸爸妈妈都不要我了。”命运如此艰难,她却依旧向往灯光和掌声,甚至在歌唱的时候,她还非常娴熟地挥舞手臂,带热观众的情绪。不禁叫人怀疑,之前的动作和台词都经过了长久的排练。“很抱歉。”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让她通过。

前个周末,在五角场为浙江卫视《中国梦秀》路演招募作“观察员”。在上海谋生四处碰壁的聋哑人用手语唱完了一首《感恩的心》,盼望能有好心人给他们一份工作;通过街头卖唱已经为自己透析筹措到三万元的小伙,医疗费其实还差了一大截,很是着急;被“唱片公司”骗走20多万的女孩希望能把钱追回来,然后继续音乐梦想……对于悲惨的身世和心酸的故事,并非完全没有感动,也不是不想给出一分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我还是一次次残忍地打断他们的表演,告诉他们,“很抱歉,这只是一档综艺节目”。

“政府尚不能解决的问题,又何况我们一个小小的节目。”开始招募前,现场导演就这样叮嘱我们,千万不要被“大梦想”绑架,不要因为感动,为那些不是“梦想”的故事亮灯。但当谋生、求医、追债,如此堂而皇之地被奉为“梦想”,实在叫人心生难过。

我想,他们来到舞台之前一定已经试过很多种方法;我想,通过电视,也许其中的一些问题能够得到关注,甚至很快被解决;我想,虽然节目并不能凌驾于法规之上,干涉相关部门的工作,但媒体的帮助,在制度尚不够健全的社会中,对于一些人,可能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我想,还有很多人没有来到这舞台,比如那些天不亮就要走路去上学的山里孩子,比如那些大病之后只能拿着微薄补贴返回家乡的农民工兄弟,也比如那些十年寒窗苦读却很难凭借自己努力在大都市买下一小间房的年轻人。

很抱歉,不仅仅对他们,和他们。